



去趟民国 II

刘仰东 编著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去趟民国 II

刘仰东 编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趟民国. Ⅱ / 刘仰东编著.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5.10
ISBN 978-7-108-05435-7

I. ①去…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生活—中国—民国
IV. ①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2279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 数 242 千字

印 数 00,001—15,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自序

《去趟民国》出版后，果然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料，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但两年间印了五次，是我没有料到的。不管怎么说，这给了作者接着写下去的底气，因为《去趟民国》完稿时，我就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去趟民国·自序》中提到的体例、框架和设想，依然适用于这本书，如“没有头尾，没有章节，没有次序”，写的是“私人生活的某些侧面、片段、细节”，“素材大多取自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可以从任何一页、在任何场合翻阅等等；又如“我们想尽力去做的，是让读者读一本好看的书，知道一些好玩的故事，领略一点当年的风情”。不妨再添一句：当中的一些事例，或许能颠覆当前社会对某些民国人物模式化的印象。

这本书里引用了周作人上世纪20年代所写的一段文字，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平常说起游戏，总含有多少不诚实的风雅和故意的玩笑的意味，这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此外还有日常的苦工，驮砖瓦的驴似的日程。驮砖瓦的结果是有一口草吃，玩则是一无所获，只有差不多的劳碌，但是一切的愉快就在这里。”我如今的工作是围着文史资料转，其实也近乎于围着民国的历史或民国史的某些方面

转，因而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既是游戏，也是工作，或者如知堂所言，可以在两者之间画等号。

我一直在和读过《去趟民国》的朋友重复一句话：“这本书是写着玩儿的。”也愿意读者抱着玩儿的心态来翻这本书。话又说回来，既然是写历史，即便图的是一个乐和，也不能不说，在这些碎片化的故事和记述的背后，隐含着种种让人一唱三叹的历史风情以及肃穆庄重的历史论题，识者自能体悟和明辨。

三联书店郑勇、徐国强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人民出版社马长虹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鹤杰先生对书稿提出了许多高见，专此一并致谢。

刘仰东

2014年10月10日

目 录

自 序	1
1. 男女	1
2. 饮食	32
3. 穿戴	61
4. 居所	77
5. 出行	103
6. 家境	127
7. 家事	140
8. 癖好	166
9. 做派	183
10. 性情	211
11. 聚会	232
12. 玩乐	248
13. 交游	259
14. 恩怨	273

1. 男女

诗人牛汉 1978 年受命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曾多次独自采访萧军。牛汉晚年回忆：“我曾经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以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后不写信的。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曾以“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诗句讥讽张学良。其实马君武也没闲着。马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将桂剧四名旦之一的小金凤收为义女，并给她改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尹羲。马每夜必到南华剧场包厢，观义女演出。也有人写诗记马氏：“词赋功名恨影过，英雄垂暮意如何。风流契女多情甚，频向厢房送眼波。”抗战爆发后，国情较“九一八”事变更危在旦夕，马去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在火车上赋诗诉与尹羲离别之苦：“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长。为使梦魂能见汝，倚车酣

睡过衡阳。”尽管衡阳和沈阳之间差之数千里，马君武也非手握兵权之辈，但两首诗的字里行间，总让人感到有几分相近。

孙中山 1916 年自日本回国后，一天晚上在上海私宅宴请国民党总部的一些核心人物，由林焕庭具体操持。孙中山向来不爱应酬，对自己的同志更不作应酬，这次突然请客，与宴者都感到有些诧异，问林焕庭，他也表示不清楚。届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相伴出来，孙正式宣布与宋成婚，并讲述结婚缘由，客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场婚宴，纷纷向新人道贺。胡汉民代表大家向孙中山请示对新娘如何称呼，孙中山说：“你们大家称呼我为先生，就以师奶称之可也。”胡汉民认为师奶的称谓太普通，不足以表示崇敬，应称夫人，在座者拍手欢呼。从此“夫人”乃至后来的“孙夫人”，就成了宋庆龄的代名词。

抗战期间，戴笠与胡蝶一度同居于重庆松林坡戴公馆。戴笠将胡蝶与丈夫潘有声所生的女孩送到立人小学读书，每天换一套鲜艳的时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熟人都喜欢逗她玩，问：你爸爸是谁？女孩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戴笠爸爸。”

国民党政权崩溃前，最后一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早把家眷和细软运往台湾，但因迷恋一个川剧女演员，动员其同往台湾，该演员不肯，致耽搁数日，错过了最后一班飞机。后王连电哀呼，胡宗南一直不派飞机来接，王只好随李文残部逃离成都。李部投降后，王又自行落荒而逃，最终在一条轮船上落网。

黄侃在北大教《说文》时，每次考试多有学生不及格。后学生侦知黄侃爱逛妓院，便投其所好，在妓院摆酒款待黄侃，黄欣然前往。果然这届学生考试时不论对错，一律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真相后，把黄侃叫去责备一番。黄笑道：“彼等尚知尊师重道，故我不欲

苛求。”

上海小说家包天笑曾相中妓女玉英，并私订嫁娶，但这桩本来可能美满的婚姻最终被妓院老鸨毁了。老鸨趁包天笑生病不能外出，眨眼间将玉英嫁给了某富商。后来三年中，包曾与玉英通过三次电话，最后一次正说到订婚戒指如何处理时，电话突然断了。包还在百货公司门口隔着门帘见过玉英一次，为旧情所触动，通了一次信。后来包天笑根据这些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电话》。

1923年4月，金发碧眼的德国驻华公使馆女职员露娜到洛阳向吴佩孚求爱。露娜与吴晤谈多次，一直含情脉脉，微露爱意。吴却始终无动于衷，仅以礼相待。露娜回北京后仍不甘心，多次用中文给吴写情书，吴概不回复。露娜在日渐绝望中用德语给吴写了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句话：“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

1914年，23岁的李劫人被聘为四川泸县县政府第三科科长。李的舅舅杨砚愚被委以泸县知事，李的四个堂舅和四个表弟也在泸县任职。泸县的名妓周七与杨氏叔侄往来频频，李也有点耐不住寂寞，时不时与亲戚同往周七家。杨砚愚闻后大怒，曾在大年三十夜里带人去周七家抓回杨氏兄弟和李劫人，对李严加训斥。李劫人成为作家后，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刻画的妓女刘三金身上，隐约能见到周七的影子。

上世纪30年代，胡适的侄子胡思永从北平到杭州度假，对符竹因一见钟情，不能自拔。胡思永还是曹佩声的外甥，曹也同情胡的苦恋，出面为胡向符求情。但符已跟定汪静之，一概不予理睬。胡思永竟于绝望中一病不起，乃至一命呜呼。后来胡适多次提出要见符竹因，在杭州见、北平见都行，但均遭符拒绝。1948年，胡适离开大

陆前，在上海与汪静之有过一次长谈，也没能如愿见到符竹因。符之于胡适，成了一个永远待考的美丽和魅力之谜。1986年符竹因去世。汪静之长寿，在汪的书房里，挂有一张符的照片，据说确实美丽动人。汪静之与符竹因整整相爱了六十年。

梁漱溟回忆：“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李大钊）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李大钊生于1889年，如此推算，李结婚时不过十一二岁，其夫人赵女士十八九岁。

“辩帅”张勋的大女儿张梦缙嫁给了北洋政客潘复的儿子。但张梦缙不守妇道，没出嫁时就和起士林咖啡馆的茶房有染，两人常形影相伴，同吃同宿。每逢这个茶房送菜到张家，张梦缙便与他结伴外出。张梦缙的弟弟张梦汾有时看不惯，指点着她的背影说：“姐姐又跟人家走了。”张嫁到潘家后，生有二子，本来都已成长为大学生，由于看不惯母亲的浪荡之举，愤激之下，都得了精神病。

抗战时期在重庆，作家碧野某天路过演员张瑞芳所住的楼下，被张招呼上楼。碧野后来回忆：“我们是老朋友了，一见在天津开滦煤矿公司，她和作家陈荒煤在一起；二见在开封，她也是和作家陈荒煤在一起；三见在武昌，她还是和陈荒煤在一起。这次，她却是独自一人。”张瑞芳告诉碧野：“荒煤已经去延安，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他了。”

张勋有一妻十妾，和袁世凯差不多，但仍然不安分，还与名角白牡丹等有染。张打牌时，白牡丹常在一旁拿个梳子帮张梳胡子，顺带接吻。

抗战期间，冯玉祥居重庆，一度与韩复榘的一个侄女相好。时冯已六十来岁，韩尚为一少女。据说冯夫妇因此反目并分居，冯住歌乐山，李德全住三圣宫。后冯的老部下薛笃弼、鹿钟麟等为维系冯玉祥的家庭，派人将韩女送离重庆。

徐树铮生于1880年，安徽萧县人。他虽没当过总理、总长等要职，仅官拜陆军次长，却是民初政坛一度叱咤风云的强势人物。徐横行官场的同时，在情场上也不含糊，曾娶妓女苏映红为妻；后为西北筹边使，又在清吟小班里娶了两个妓女。八大胡同盛传一种说法：“徐树铮娶这两个人，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蒙古王子，他想唱一出昭君和番的大戏。”

护法战争期间，湖南军阀王得庆于征战中染病不起，死时其宠妾王仪贞随在身边，伺候送终。丧事过后，王仪贞将现款30万元交给王得庆的儿子，声明自己年纪尚轻，只有17岁，想去读书，并重新做人。王得庆的儿子从30万元中分出10万元给王仪贞，成其自由读书之志，并委托父亲的友人谢文炳（时为陈炯明部军长）予以照料。后谢解甲归田，定居衡阳，王仪贞也从衡阳某女子中学肄业。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过衡阳时常宿谢家，见王仪贞年岁尚轻，人品文化均甚可人，经谢介绍，便与王有了水乳交融之感。何键后来用飞机把王接到长沙，由谢为女方主婚，王仪贞便成了何键的正式夫人。据说这是何键一生中最合心意的艳福。而王也终由一个小军阀的宠妾成为省主席夫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都设营队一些成员在南京大搞“胜利夫人”。一成员在东城科巷某女家中住下，这套房子楼上楼下，中等资财布置。该女三十来岁，苏州人，长于交际应酬，看似舞女一类出身。一个外地女人独居南京，显然是丈夫出了问题。这个设

营队成员便对该女连人带家进行了“接收”，人财皆得。

伪满“交通大臣”丁鉴修性喜渔色。除妻妾五六个外，丁还勾搭下属女职员，安置为“大臣”秘书。此外丁常带“野鸡”到宾馆开房，恣意淫欲。一日，丁与某女在长春头道沟亚洲旅馆某房间内云雨正欢，忽然响起砰砰的敲门声，两人衣裤尚未及穿，门已被捅开，进来一便衣，将男女铐住带离。丁问：“你是什么人？”便衣掏出身份证，系日本宪兵队特务。丁窘迫万分，随手把一只带金链子的怀表递给特务，说：“出来时很忙，没带别的东西，拿这表作个纪念，改天再补付吧。”特务并不接表，执意要把丁带走。此时旅馆老板进来做和事佬，才算结束了这场风流讹诈。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孙辅忱当上了吉林伪实业厅长。孙得意之下有点忘形，常领着两个小老婆骑马逛街。二女都着短装，头戴赛马小帽，鼻架墨镜，马裤马靴。其中一女名紫玉，分外妖冶，原是吉林瀛仙书馆的妓女。有人称孙为“色中饿鬼”，他先后纳妾六个，此外与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毛某也有染。孙常在下班后到女中，和毛校长鬼混到9点多钟才回家。

伪吉林教育厅厅长荣孟枚本有一妻二妾，后又买一妾，凑成大小四个老婆。他常对人说：我的四个老婆，各司其职，大的经理家务，二的生育孩子，三的迎接宾客，四的是个玩物。他的一妻三妾都抽大烟，荣本人却不吸毒。

陈公博妻子名李励庄，女师大毕业。两人育有一子，名陈干。此外，和陈公博无正式名分而有关系的女人还有多名：一个是何家的大小姐，即何焯贤、何炳贤的姐姐，陈家人称其“大小姐”，不详其名。她与李励庄的关系极密切，两人总是同进同出，没吵过架。另一

个是何家的三小姐，她与李励庄关系不睦，居上海。还有一个名莫国康，和陈系师生关系。

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惧内，又时刻面临不测，但仍改不了好色的毛病。他玩儿女人只认“一夜情”，认为这样既痛快又安全。

胡蝶的丈夫潘有声是商场熟手，抗战爆发后，和胡蝶流落重庆，无事可做。戴笠就来了个调虎离山之计，给潘一个“货运局专员”的名分，让他专跑滇缅边境、湖北、安徽、河南等与日、汪占区接壤的地方，做物资收运工作。潘得了这一肥缺，对胡蝶被戴笠所霸占一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有人对潘意味深长地说：“老潘，你是走妻运了。”

长期供职军统、曾任保密局少将的王业鸿回忆：戴笠最喜欢玩女人，不管是部下、学生或部下的眷属，他都是想方设法奸污。有些是用权势，有些是用金钱物质引诱。我记得在重庆期间，他经常下条子给军统局女职员到他家谈话，一去就是一整天，同他谈过话的女职员每人都有一套漂亮睡衣和礼物带回来，有的还会有手表。情报员向影心，原是桂永清的姘头，戴笠从桂永清手上接过来，1938年冬又送给毛人凤为妻。情报员赵爱兰原是四川某军阀的姨太太，他设法勾引为姘头，由于赵要求与他结婚被拒绝，但他仍不肯放弃私姘的特权，赵不满，乃勾结他最得力的部下无线电处处长魏大铭，与魏结了婚，当时戴笠认为魏大铭这一举动触犯了他的尊严，未经他同意，竟敢夺他所爱，他为此曾病倒两个星期。不久，他就借词魏大铭贪污，将魏关禁闭。外事班女生余淑衡（素恒）毕业后，当他的英文秘书，被他奸淫后生了一个男孩，就将她送往美国留学，不许回国。有名的东北军阀吴俊陞的儿子吴泰勋的妻子很漂亮，他为了调戏吴妻，故意用吴为副官，吴妻经他奸淫后，他还向别人说：吴妻尚漂亮，但床上

缺乏兴趣。

抗战期间，美国援华飞行员在帮助中国军队抗战的同时，也多少调戏中国妇女。一次宋美龄到昆明，陈纳德举行欢迎会，宋在致辞时谈及：你们空中作战有纪律，我们中国社会有一无形的纪律，就是道德，特别是中国妇女，生活、社交习惯与你们不同，希望你们原谅。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你们调戏了太多的中国妇女，叫我宋美龄无以自解于国人妇女同胞的责难。

潘宜之是湖北广济人，原学军事，染肺病手术后改行从政，属于新桂系，曾任国民党经济部次长、商务部常务次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潘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据说在审讯中共党员、全国学联代主席何洛时，得知受审者的妻子刘尊一颇有姿色，便将何洛处死，逼迫刘尊一和自己成婚。后潘宜之夫妇携刘尊一之妹刘尊平往英国游学，刘尊平比其姐更年轻漂亮，潘便来了个一箭双雕，顺势将小姨子也娶进家门。

李宗仁自认为在蒋、宋的婚姻上是帮过忙的。他曾和秘书谈及，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开始追求宋美龄，并酝酿成婚。当时蒋、李都住在上海。一天张静江去找李宗仁，说：“听说宋美龄对老蒋提出三个条件，别的老蒋都能答应，就是以后不许他再玩政治，他办不到。这家伙把政治看作命根子一样，不玩政治他就活不下去。如果真是这样，这桩婚事就会打散。但是我看宋美龄未必坚持这个条件，就是她坚持到底，老蒋也许会假的答应下来，把老婆骗到手。什么条件不条件，这家伙讲话常常是不算数的。不过也有一点值得顾虑的，结婚之后被这个女人迷住了，真的照条件办事，那老蒋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我们最好是从根上打消老蒋和这个女人结婚的念头，你是握有军权的人，你们又相处很好，你如果表示一下态度，他是不能不听

从的。”李宗仁说：“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们怎好过问，况且我又是他部属。俗话说‘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现在我们破坏他们的婚事，万一他们真搞到一起，那岂不是得罪了他们一辈子。我劝你老人家最好也不要管他们的闲事。无论如何，蒋的政治生命绝不会因为他们婚姻而断送了的。”

胡宗南评两本名著：“《红楼梦》《镜花缘》等描写女性的文学，用笔细腻深入，价值很高；但内容都是男女恋爱，忸怩啼笑，难免磨灭大丈夫的英雄气概，不配我的胃口。”

王克敏有五个老婆，其中第一、第三个老婆早逝，第四、第五个老婆是从妓院买来的。五老婆是民初在北京与黎元洪、谭鑫培并称湖北三杰的小阿凤。王自买了小阿凤，即把另两个在世的老婆打入冷宫。小阿凤后来给王生了一男八女。

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在贵州任职时，华德芬是“贵阳三美”之一。这三个人分别追求“贵阳三美”，华是朱绍良猎取的对象，两人终成眷属。

1928年春节前后，朱家骅调任浙江民政厅长，一度“忙得寝食无暇”，便指派留美学生、浙大农学院院长李熙谋陪妻子程亦容游湖看戏，遂致李程通奸，酿成丑闻。后朱到南京任教育部长，程未同行，仍住杭州大方伯寓所，时与李幽会。朱难免也有所闻。某日下午，两人正缠绵中，朱乘汽车从南京直奔杭州家中，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守门的老女佣连喊“老爷回来了”，程、李措手不及，慌作一团。朱急叩家门，李只好硬着头皮起床开门。朱入门一看，气得浑身发抖，撂下一句：“你们太过分了！”转身跳上汽车离去，当晚宿西湖饭店，第二天一早原车返回南京。而程、李两人当夜满城寻朱，找

了一宿也没找到。

朱家骅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回南京不久，便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病。教育部总务司长张某的女儿系留德学医归来，在汉口从医。张嘱女暂充朱的随从医师，陪住协和照料。两人形影不离，报纸上也出现这样的标题：“教长朱家骅到平养病，同来者朱夫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朱家骅在德明饭店请客，张女即代做女主人。

有人回忆说：“朱家骅在汉口时，又与陈诚、何应钦、陈立夫一同追求王占元之妾、夏斗寅离婚之妇王文渊，大家叫她‘王大姊’。”而四人逐鹿中，王终为朱所得。王年纪与朱相仿，当时已近半百，有人说朱旨在贪王有钱。王也公开宣称：“朱家骅是穷光蛋，是我养活他的。”时朱与程已离婚，朱的财产被程悉数吞去。抗战后期，王由重庆到上海，又与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朱朴之妍识，并自诩：“我在重庆是朱太太，在上海也是朱太太。”

宋哲元平时很少同女性接近，持身严谨，给人以不好女色的印象。但也并非没有例外。抗战期间，宋在南岳养病时，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在此居住，与宋时相过往。李身边有个姓白的护士，二十来岁，打扮入时且风流大方，宋对她颇有好感。宋移居阳朔后，白一次路过阳朔，来探望宋，并告宋李烈钧已去重庆，宋便留白在阳朔住下，替她在县政府弄了个医疗所主任的位置，宋甚至还说要为她盖一所医院。时宋的家眷都在香港，宋与白一起吃饭、出游、购物，出入成双。某日宋与白外出回来，在宋居住的进德新村门口与刚从香港回来的宋太太及儿女撞上，宋太太不免醋性大发，吵闹不休，直至将白小姐轰走了事。

四川军阀杨森妻妾成群，甚至没有定数。有记载称他“所到之

处，不问女教员或女学生，一见稍有姿色，即行强拉。随娶随弃，不知其妻妾究有几许。有说为百人”。

张荫梧任北平市长时，表面上道貌岸然，推崇旧学，痛恨娶姨太太等，实则也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平时爱骑马外出闲游，一次落马，致脑震荡，入中央医院，医嘱住院休养两三个月。张在医院只住了一个月就要求出院，并让医院派他指定的护士定期去其中南海住处换药打针。每逢护士来，张都告诉卫兵：“不论何人来访，一律挡驾。”而护士一来就是半天，日子长了，自然引起卫兵的怀疑。张的寓所系纸糊的窗户，有个卫兵使用舌头在窗户上舔出一个窟窿偷窥，才发现张的本来面目。此后，当值卫兵纷纷以此方式偷窥市长之西洋景，纸窗户上的窟窿也越来越多，直至张某日打拳发现窗户不对劲，才恍然明白，把警卫连长叫来，命令彻查。这一来整得满城风雨，结果是张与此护士成婚了事。

桂系军阀林虎有一妻一妾。妻名陈淑贞；妾为林宝仙，原是广州江西帮名妓。当年林虎与潮州道尹吴安伯争娶林宝仙为妾，终为林虎得手。林虎与林宝仙冶游时，每夜需纳“夜度资”百元。陈淑贞后探得“千金小姐”一说，即只需现洋千元，便可为妓女赎身，算起来不过十夜之资，当然合算，便主动要林虎将林宝仙娶进家门。

熊式辉与陈诚当年同追谭家二小姐（谭延闿之女谭祥），成为情敌。谭祥说：熊、陈两人，论写情书是熊天翼（熊式辉字）好，论讲前途是陈辞修（陈诚字）大。

抗战中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生活严谨，不近女色，甚至不喜欢与女子说话。在桂林时，梁的小姨子、比其妻黎剑虹更有姿色的黎剑明来找他，他也爱答不理的。后来有人在梁未公开的诗稿